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二十四

李氏琪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

三卷

存

琪自序曰春秋一書事變至繁經文至約接王政之

末流則可稽世道之升降備霸事之終始則具見中夏之盛衰詳列國之離合則足究人心之聚散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記一百二十四國之行事國各有史晉乘楚杌故典舊章冊書浩博是非紛糾而春秋以萬八千言該之國無不記之事事無不著之實自學者捨經求傳事始繁而晦矣蓋始讀經者睹本末之宏濶而考之於訓辭簡嚴之中錯陳迭見未究前後不知據經以覈傳固有按傳以疑經是不能比其

事而觀之也琪少竊妄意叙東周十有四王之統合齊晉十有三霸之目舉諸侯數十大國之系皆世為之紀不失全經之文畧備各代之實每紀之後序其事變之由得失之異參諸傳之紀載以明經之所書雖若詳而不遺於事豈能精而有合於理初學問津或有取焉若夫春秋微旨與義則不在是深於經者固自知之也此編作於辛亥之冬列國諸紀檃括未竟懼其修目破碎援筆輒止諸老先生每索此書無

以復命猶子韶為之補續其未成猥加整比越二十年甫為全書非敢以示學經者姑存其槀於家塾云周自得序曰夫子約史記而修春秋繩以文武之法度筆削之間微辭精義雖游夏弗與於斯自隱迄哀凡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筆於春秋者一千九百二十有四該萬有八千言天道人事朝聘會盟侵伐圍入崩薨卒葬王霸華夷間見錯出轇轕紛糾學者欲睹世變始終之會治亂得失之由非融會經傳該貫

首尾默識心通則未足以知春秋之要領也余童習是經初得竹湖李氏所著王霸列國世紀讀之不無拆裂經文之疑既觀其分王霸之行事具世系之本末於治亂興衰之際復序而論之讀者一日而洞徹原委則極歎前輩之讀書不苟如此間手抄以示同志今廬陵羅中行以家藏善本梓而傳之斯文必盛行於世學者由是而會經傳之大全以探筆削之深意則未必非通經之一助云

黄虞稷曰琪字孟開吴郡人仕國子司業書成於嘉定辛未每國紀後有序論至正中渝川周自得序而行之

趙氏鵬飛春秋經筌

十六卷

存

鵬飛自序曰木訥子作經筌自叙其首曰魚可以筌求而經不可以筌求聖人之道寓於經如二儀三光

之不可以肖象筌何足以囿之蓋吾之所謂筌心也求魚之所謂筌器也道不可以器囿而可以心求求經當求聖人之心此吾經筌之所以作也然聖人作經之心安在哉曰聖人馭天下之柄威福而已二帝三王之道行則所謂威福者為賞為罰為黜陟吾夫子之道否則所謂威福者為襃為貶為勸懲自其賞罰而觀之則賢不肖判然玉石矣故雖識一丁字者亦如黜四罪舉十六相誅二叔興十亂為二帝三王

之威福也若夫仲尼則以是柄寓之空言褎而伸忠
魄貶而誅奸䰟其文見於片言隻字之間而威福與
二帝三王同其用則深辭隱義詎可臆而度哉故五
經鮮異論而春秋多異説麟筆一絶而三家鼎峙董
之繁露劉之調人紛然雜出幾成訟矣後學何所依
從邪及何休杜預之註興則又各護所師而不知經
如季氏之陪臣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非所謂忠於
師者彼所學者則有太官墨守之喻所不學者則與

賣餅之譏各懷私意以護私學交持矛盾以角單言片論之勝於聖經何有哉故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乎異端則褒貶自見然世之說者例以為非傳則經不可曉嗚呼聖人作經之初豈意後世有三家者為之傳邪若三傳不作則經遂不可明邪聖人寓王道以示萬世豈故為是不可曉之義以罔後世哉顧學者不沈潛其意而務於速得得其一家之學已為有餘而經之明不明不問也愚嘗

謂學者當以無傳明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謂春秋無傳之前其旨安在當黙與心會矣三傳固無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時有得聖意者若何休癖護其學吾未嘗覿焉惟范甯為近公至於論三家則均舉其失曰失之誣失之俗失之短不私其所學也其師之失亦從而箴之故穀梁子之傳實賴甯為多如經書乾時之戰我師敗績亦曰不諱敗惡内也甯知其妄正之曰讐無時而可通惡内之言傳失之經書

作三軍赤曰古者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甯知其踈

正之曰總言諸侯一軍又非制也若是者葢多有之

故愚以爲甯之學近乎公而王通亦曰范甯有志於

春秋焉愚學春秋每尚甯之志固顧視經爲的以身

爲弓而心爲矢平心而射之期必中於的鴈鶩翔於

前不眴也三傳紛紜之論庸能亂吾心哉庶有得於

經而無負聖人之志葢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

公天下之心求之作經筌

青陽夢炎序曰蜀在天一方士當盛時安於山林惟窮經是務皓首不輟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經意然不輕於自衒而人莫之知書之藏於家者又以狄難而燬良可慨歎麟經在蜀尤有傳授蓋濂溪先生仕於合伊川先生謫於涪金堂謝持正先生親受教於伊川以發明筆削之旨老師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討論傳諸其徒雖前有斷爛朝報之毀後有偽學之禁而守之不變故薫陶漸漬所被者廣如馮公輔朱萬里

張習之劉光遠諸先生皆一時所宗吾鄉木訥趙先生獨抱遺經窮探冥索實為之倡所著詩故經筌二書有功於聖經甚大詩故湮没不傳惟經筌獨存其為說不外乎濂洛之學而善於原情不為傳注所拘至於推見至隱使二百四十二年事瞭如在目其所參訂率有依據經生學子竊其緒言以梯科第者踵相接也噫先生著書以淑後學豈為是哉先民謂春秋孔子之刑書傳為按經為斷其說尚矣然至當無

二而三傳殊説猶未免於致其疑有能卓然不惑於好惡是非之私不狥夫牽合傅會之失先原情以為之裁準得其情則按可斷刑可用矣孔子作春秋必質諸人情孰謂探索於千有餘年之後而不知原情以蔽事哉此予所以深有味於是書也予與先生居同里且受經於先生之高弟每患此書未能散見於四方謹刊諸家塾與同志共之讀經者儻能主濂洛胡文定之説以求夫大經大法之要又以此書原當

世之人情而歸於至理廣而充之衆而措之以正誼明道為心以撥亂反正為事使吾夫子賞罰之公不徒載之空言尚先生明經之明缺

張萱曰木訥先生因說經者拘泥三傳多非聖人本意乃自據經解經故曰經筌

納蘭成德序曰春秋之傳五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列於學官者三焉漢志二十三家隋志九十七部唐志六十六家未有舍三傳而別自為傳者自啖助趙

臣稍有去取折衷至宋諸儒各自為傳或不取傳注專以經解經或以傳為按以經為斷或以傳有乖謬則棄而信經往往用意太過不能得是非之公嗚呼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久矣盖嘗讀黄氏日抄見所采木訥趙氏之説恒有契於心焉既得經筌是本乃鏤板傳之善哉木訥子之言予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於異端則褒貶自見盖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信斯言也

庶幾得是非之公而聖人之志可以勿悔也已

林氏堯叟春秋左傳句解

四十卷

存

鄭玥曰堯叟字唐翁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行之

熊氏慶胄春秋約說

佚

萬氏鎮左傳十辨

一卷

佚

姓譜鎮字子靜平江人登淳祐庚戌第授豐州司户參軍

陸氏震發春秋叢志

一卷

佚

嚴州府志陸震發字德甫淳安人淳祐中薦授儒學
教諭
饒氏魯春秋節傳
佚
舒氏津春秋集注
佚
胡氏康春秋誅意讜告
一百卷

佚

徽州府志康婺源人進春秋誅意譴告百卷於朝理宗覽而嘉之特旨與召試調鎮江司户參軍

朱氏申春秋左傳節解或作詳節

三十五卷

存

王鏊序曰春秋左傳詳節三十五卷宋魯齋朱申周翰注釋今董南畿學政黄侍御希武翻刻以示後學

者也侍御以近世學者莫不為文而未知文之有法故刻示之予叙之曰文非道之所貴也而聖賢有不廢故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德行子游子夏以文學名孔子亦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逺而善鄭國之為詞命也則文豈可少哉學者不為文則已如為文而無法法而不取諸古殊未可也左氏疏春秋於聖人之㫖殊未得也而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征伐會盟朝聘宴饗名卿大夫往來詞命則具焉其文葢爛然

矣於時若臧僖伯哀伯晏子子產叔向叔孫豹之流尤所謂能言而可法者下是雖疆埸之人亦善言焉有若展喜瑕呂飴甥賓媚人解揚是已方伎之賤亦善言焉有若史蘇梓慎裨竈蔡墨醫和緩祝鮀師曠是已屬國之遠亦善言焉有若郯子支駒季札聲子沈尹戌薳啟疆是已閨門之懿亦善言焉有若鄧曼穆姜定姜僖負羈之妻叔向之母是已於戲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其辭婉而暢直而不肆深而不晦鍊而

不煩繩削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遺之而為史者尤多法焉而世每病其誣葢神怪妖祥夢卜讖兆誠有類於誣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雖然古今不相及又安知其古盡無也然予以獲麟而後文頗不類若非左氏之筆焉豈後人續之邪未可知也若是者今多從削葢幾於醇且粹矣學者因是而求之為文之法盡在是矣若夫究聖人筆削之旨以寓一王之法自當求其全以進於經

王𥢆登曰周𩭍輯是書無裨左氏裨夫學左氏者耳

牟氏子才春秋輪輻

佚

右子才未成之書見墓志銘

趙氏孟何春秋法度編

佚

程端學曰字浚南四明人

戴表元序曰咸淳中余備員太學博士弟子見學官

月講必以春秋竊怪而問諸人曰是自渡江以為復
讐之書不敢廢也夫復讐之説初非春秋本旨中興
初胡康侯諸公痛數千年聖經遭王臨川禁錮乘其
新敗洗雪而彰明之使為亂臣賊子者增懼使用夏
變夷者加勸儒者之功用所為與天地並如是而可
耳塲屋腐生山林曲士因而掎摭微文破碎大道為
可憫歎及其久也春秋之編未終讐不得復而鼎遷
科廢學者不待申臨川之禁而絕口不復道矣雖以

余之困而願學求欲如昔年從博士後時意氣詎可得邪鄉郡趙君漢弼與余為同年生精力趨尚記誦討論視余畧不衰惰其先人清敏公嘗以春秋經傳集解奏之經筵刻之琬琰者若干言經火燬滅漢弼追憶而補存之摘其出於先公自著者定為若干言又評考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合於詩書六典名曰春秋法度之編者若干言無近世掎摭破碎之嫌而於儒者之功用有所發於乎何其能哉蓋漢弼之為人

吾知之生於紛華之窟而能勤長於功名之途而能
靜老於艱危之境而能泰故其於是書亦不以世故
炎涼盛衰而奪抑交游之期於漢弼何有紀極漢弼
年未甚高子戌戌春過之見其蕭然一室几硯在左
杵臼居右畦蔬汲井無一毫干世之色其於春秋法
度未可量也

王氏 應麟 春秋三傳會考

宋志三十六卷

佚

謝氏鑰春秋衍義

十卷

佚

左氏辨證

六卷

佚

方鳳曰謝君皐羽其父鑰以春秋學為婦翁繆正字

烈所器重嘗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證六卷藏於

家

陳氏友沅春秋集傳

佚

江西通志陳友沅字直翁豐城人景定中鄉舉

黄氏震讀春秋日抄

七卷

存

震自序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葢方是時王綱解紐簒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為志此其為天子之事故春秋無出於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者矣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

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别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别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月日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畧之及有不合則又為之遁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

求合凡例耶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統諸侯弑君弑父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為之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自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況又於褒貶生凡例耶理無定形隨萬變而不齊後世法吏深刻始於敕律之外立所謂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誰為春秋先立例而聖人必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耶以例

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愚故私摭先儒凡外
褒貶凡例而說春秋者集錄之使子孫考焉非敢為
他人發也

讀三傳日抄

一卷

存

王氏柏左氏正傳

宋志十卷

未見

讀春秋記

八卷

未見

呂氏大圭春秋或問

二十卷

存

何夢申跋曰傳春秋幾百家其說大抵以褒貶賞罰

為主蓋三傳倡之而諸儒和之也惟朱文公以為不然今其載於門人之所紀錄者畧見一二獨恨未及成書耳廣文呂先生加惠潮士諸士有以春秋請問者先生出五論示之咸駭未聞因併求全稿先生又出集傳或問二書蓋本文公之說而發明之有五論以開其端有集說以詳其義又有或問以極其辯難之指歸而春秋之旨明白矣噫夫子之心至文公而明文公之論至先生而備先生亦有功於世教矣夢申

預聞指教不敢私祕與朋友謀而鋟諸梓庶幾廣其傳

春秋五論

一卷

存

表栻曰春秋家劉歆尊左氏杜預說行公穀廢不講啖趙出聖人之旨微見劉敞葉夢得呂大圭其冣有功者也

程端學曰呂樸鄉五論正大明白而於明分義正名
分著幾微三條之下所引春秋事時或與經意不合
納蘭成德序曰春秋論五篇共一卷一曰論夫子作
春秋二曰辨日月襃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
所長所短五曰世變宋吏部侍郎知興化軍武榮呂
大圭圭叔所著也五論閎肆而嚴正春秋大旨具是
矣圭叔登淳祐七年進士授潮州教授改贛州提舉
司幹官秩滿調袁州福州通判陞朝散大夫行尚書

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常以俸錢代中下户輸稅德祐初元轉知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屬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壽庚舉全州降令圭叔署降箋圭叔不肯將殺之會圭叔門弟子有為管軍總管者拔之出圭叔變服遁島上壽庚將逼以官遣追之問其姓名不答被害先是圭叔緘其著書於一室至是燬焉五論與讀易管見論語孟子解以傳在學者得存然管

見諸書皆不可見見者又僅此而已惜哉圭叔少嗜學師事鄉先生潛軒王昭昭為北溪陳淳弟子淳受業晦庵稱高足淵源之來人稱溫陵截派嗚呼當時詆訕道學者往往謂其迂疎無濟然宗社既屋人爭北向圭叔獨不為詭隨甘走海島不憚以身膏斧鉞大節何凜凜也以是覘之道學亦何負於人國乎良可歎也矣武榮即今泉郡之南安縣唐嗣聖中嘗以縣為武榮州故名圭叔居縣之樸兜鄉大豐山下學

者因號為樸鄉先生

翁氏夢得春秋指南

一卷

佚

春秋摭實

二卷

佚

春秋要論

十卷

佚

春秋記要

十卷

佚

壽昌縣志翁夢得字景說端平咸淳間兩中詞科尋

隱居教授

周氏敬孫春秋類例

佚

謝鐸曰春秋類例周敬孫著今亡

家氏_{鉉翁}春秋詳說

三十卷

存

鉉翁自序曰春秋非史也謂春秋為史者後儒淺見

不明乎春秋者也昔夫子因魯史修春秋垂王法以

示後世魯史史也春秋則一王法也而豈史之謂哉

陋儒曲學以史而觀春秋謂其間或書或不書或書之詳或書之畧或小事得書大事缺書遂以此疑春秋其尤無忌憚者至目春秋為斷爛朝報以此誤天下後世有不可勝誅之罪由其不明聖人作經之意妄以春秋為一時記事之書也或曰春秋與晉乘楚檮杌並傳皆史也子何以知其非史而為是言乎曰史者備記當時事者也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如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始霸是歳所書者皆晉事莊

九年齊桓公入是歲所書者皆齊事隱四年衛州吁弑君是歲所書者皆衛事昭八年楚滅陳是歲所書者皆陳事有自春徂秋止書一事者自今年秋冬迄明年春夏閱三時之久而僅書二三事者或一事而累數十年或一事而屢書特書或著其首不及其末或有其義而無其辭大率皆予奪抑揚之所繫而宏綱奥旨絶出語言文字之外皆聖人心法之所寓夫豈史之謂哉蓋晉乘楚檮杌魯春秋史也聖人修之

則為經昧者以史而求經妄加擬議如蚓蝸伏乎塊壤烏知宇宙之大江海之深是葢可憫不足深責也鉉翁早讀春秋惟前輩訓釋是從不能自有所見中年以後閲習既久粗若有得乃棄去舊説益求其所未至明夏時以著春秋奉天時之意本之夫子之告顔淵原託始以昭春秋誅亂賊之心本之孟子之告公都子不敢茍同諸説之已言不敢茍異先儒之成訓三傳之是者取焉否則參稽衆説而求其是衆説

或尚有疑夫然後以某鄙陋所聞具列於下如是再紀猶不敢輕出示人將俟晚暮輯而成編從四方友舊更加訂證會國有大難奉命起家無補於時坐荒舊學既遂北行平生片文幅書無一在者憂患困躓之久覃思舊聞十失五六已而自燕來瀛又為暴客所剽然以地近中原士大夫知貴經籍始得盡見春秋文字因答問以述己意卒舊業焉書成撮為綱領揭之篇端一原春秋所以託始二推明夫子行夏時

之意三辯五始四評三傳五明霸六以經正例凡十篇俾覯者先有考於此庶知區區積年用意之所在若夫僭躐之罪則無所逃

龔璛跋曰至元丙子宋亡以則堂先生歸置諸瀛者十年率成此書書成於瀛寄宣託於其友肅齋潘公從大藏之蓋久而綱目十篇學士大夫已慼傳於世矣泰定乙丑宣學以廩士之羸刊大學疏義等書取諸潘氏鋟梓於學凡三十卷其曰春秋集傳詳說蓋

俟夫説約者得經旨焉此先生著述意也先生之祖大酉以成都府教授列於朱文公學黨之籍其淵源有自云

宋史家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賜進士出身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為祈請使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乃以春秋教授弟子成宗放還賜號處士

黄虞稷曰鉉翁北遷時居河間所作因答問以述己意綱領凡十篇

謝氏翱春秋左傳續辨

佚

方鳳狀曰君諱翱字臯羽姓謝氏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試有司不第落魄漳泉間會丞相信公開府署諮事參軍

吳氏思齊左傳闕疑

未見

金華府志吳思齊字子善永康人用父遂蔭攝嘉興丞宋亡隱浦陽自號全歸子與方鳳謝翺放遊山水間

許氏瑾春秋經傳十卷

佚

紹興府志許瑾字子瑜世居剡之東林宋運既改徵

辟不就學者稱高山先生

徐氏文鳳春秋捷徑

十卷

佚

嚴州府志徐文鳳字伯恭壽昌人從吴興陳存受春秋咸淳間釋褐權知衆山縣至元革命隱居教授著春秋捷徑十卷

曾氏元生春秋凡例

佚

王逢曰礁峰曾元生江西人宋末屏居教授有春秋凡例大學演正藏於家

邱氏(葵)春秋通義

未見

陳氏(深)清全齋讀春秋編

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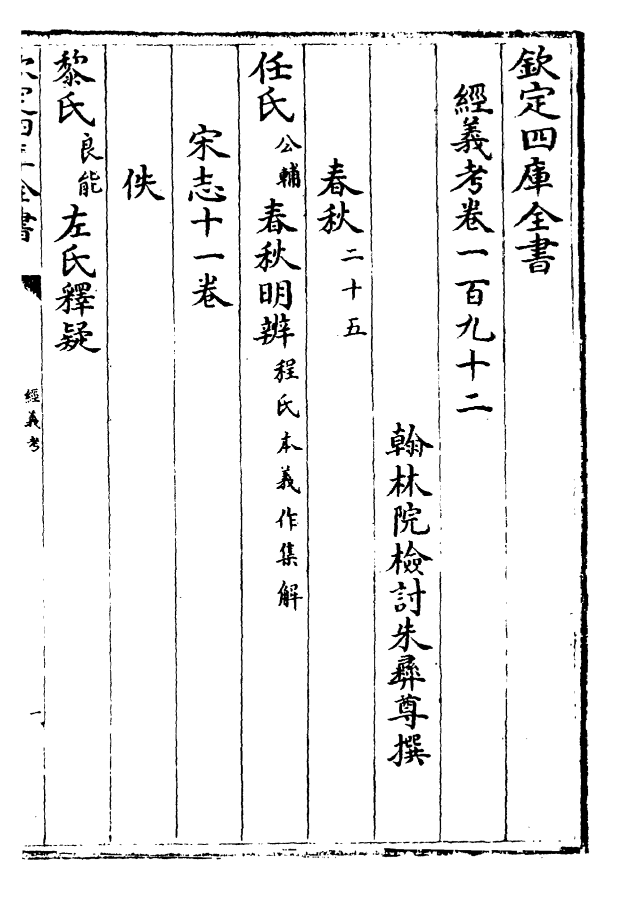
存

熊氏禾春秋通解

佚

按退齋與胡庭芳書有云早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又云兵難之餘學徒解散文集燬亡徒抱苦心力實不逮則是書燬後不果續也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二十五

任氏公輔春秋明辨程氏本義作集解

宋志十一卷

佚

黎氏良能左氏釋疑

宋志一卷

佚

左氏譜學

宋志一卷

佚

趙氏震撰春秋類論

宋志四十卷

佚

按王氏困學記聞載趙氏類論一條曰左氏之害義未有甚於記女寛之論萇弘也自昔聖賢未有以天廢人叚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不又大夫則曰黽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顛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為違天則亂臣賊子為順天矣而可哉

鄧氏_梴春秋類對

佚

張氏冒德春秋傳類音

宋志十卷

佚

韓氏台春秋左氏傳口音

宋志三卷

佚

陳氏德寧公羊新例

宋志十四卷

佚

穀梁新例

宋志六卷

佚

張氏幹春秋排門顯義

宋志十卷

佚

袁氏希政春秋要類

宋志五卷

佚

張氏德昌春秋傳類

宋志十卷

佚

沈氏緯春秋諫類

宋志二卷

佚

王氏仲孚春秋類聚

宋志五卷

佚

黃氏彬春秋叙鑑

宋志三卷

佚

洪氏勳春秋圖鑑

宋志五卷

佚

王氏㦸春秋守鑑

宋志一卷

佚

塗氏昭良春秋科義雄覽

宋志十卷

佚

春秋應判

宋志三十卷

佚

丁氏裔昌春秋解問

宋志一卷

佚

邵氏川春秋括義

宋志三卷

佚

劉氏英春秋列國圖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十二國年歴

宋志一卷

佚

謝氏壁春秋綴英

宋志二卷

佚

周氏彥熠春秋名義程氏本義作明義

宋志二卷

佚

程端學曰廣信人

毛氏邦彥春秋正義

宋志十二卷

佚

程端學曰三衢人

胡氏定春秋解

宋志十二卷

佚

王氏汝猷春秋外傳

宋志十五卷

佚

程端學曰不用三傳

章氏元崇春秋大旨

佚

毛氏友左傳類對賦

宋志六卷

佚

蕭氏之美春秋三傳合璧要覧

宋志二卷

佚

宋氏宜春春秋新義

佚

張氏應霖春秋纂記

佚

朱氏由義春秋解

佚

趙氏與權春秋奏議

佚

程端學曰字說道號存畊四明人

方氏九思春秋或問

佚

田氏君右春秋管見

佚

戴氏銈春秋微

佚

程端學曰字少胡四明人

戴氏培之春秋志

佚

程端學曰四明人

延陵先生春秋講義

宋志二卷

佚

房氏春秋說

佚

范仲淹序曰聖人之為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聖帝明王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其間華衮遺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利游夏既無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丘明之傳頗多氷釋而素王之言尚或天遠不講不議其無津涯今褒博者流咸志於道以天命之正性修王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三傳房君有元凱之癖

兼仲舒之學丈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扣聖門宜循師道率屬辭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經由此登泰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覩奥必有人焉君子哉無斁

莆田陳氏春秋説

佚

東海徐氏春秋經旨

佚

莆田方氏春秋集解

佚

三山林氏春秋類考

佚

神童江氏春秋說

佚

楊氏春秋辨要

佚

孔氏春秋書法

佚

范氏春秋斷例

佚

王氏春秋直解

佚

陳氏春秋解義

佚

鄒氏春秋筆記宋志作總例

宋志一卷

佚

陳氏春秋世家

佚

張氏春秋列傳

佚

亡名氏春秋扶懸

宋志三卷

佚

春秋策問

宋志三十卷

佚

春秋夾氏

宋志三十卷

佚

春秋釋疑
宋志二十卷
佚
春秋考異
宋志四卷
佚
春秋直指
宋志三卷

佚

春秋類

宋志六卷

佚

春秋例

宋志六卷

佚

春秋表記

宋志一卷

佚

春秋王侯世系 本義作世家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左氏傳鑑

通志三卷

佚

春秋機要

通志一卷

佚

春秋國君名例

通志一卷

佚

魯史春秋卦名

通志一卷

佚

春秋蒙求

三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王舜俞序不知何人所作

王應麟曰蒙求王舜俞序之

左傳類要

宋志五卷

佚

春秋義例

通志十卷

佚

春秋氏族名謚譜

通志五卷

佚

春秋括甲子

春秋地名譜

佚

春秋災異應録

佚

春秋三傳分門事類

宋志十二卷

佚

趙希弁曰莫詳誰氏所編以類相從而分其門也

釋贊寧 駁春秋繁露

一篇

佚

吳處厚曰近世釋子多務吟詠惟國初贊寧獨以著書立言尊崇儒術為事極為王禹偁所激賞與之書曰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至於迷復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三至一百九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愍意誠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二十六

馬氏宗國春秋傳

佚

杜氏埏春秋地里原委

十卷

佚

馬祖常作碑曰公諱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人金將亡避地河南緱氏山中世祖徵為大名彰德懷孟等路提舉學校官不就杜門謝客著書窮學於世之貴富賤貧一無所動其心以優游厭飫於道藝以終其身所著有春秋地里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禮樂雜說三十卷天歷己巳以孫秉彛貴贈官翰林學士階資德

大夫勛上護軍爵魏國公謚文獻

敬氏鉉春秋備忘

三十卷

佚

明三傳例

八卷

佚

吳澂序曰春秋魯史記也聖人從而修之筆則筆削

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修之者約其文有所損無所益也其有違於典禮者筆之其無關於訓戒者削之何以不能贊一辭謂雖游夏之文學亦莫能知聖人修經之意為何如也蓋自周轍東王迹熄禮樂征伐之柄下移諸侯國自為政以霸而間王以夷狄而猾夏天經紊人理乖災見於上禍作於下耳聞目見一一皆亂世之事王法之所不容聖人傷之有德無位欲正之而不能於是筆之於經以俟後聖故曰春秋

天子之事也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然此意也當時及門之高第弟子有不能知而況於遠者乎然則三傳釋經詎能悉合聖人之意哉澂嘗學是經初讀左氏見其與經異者惑焉繼讀公穀見其與左氏異者惑滋甚及觀范氏傳序喜其是非之公觀朱子語錄識其優劣之平觀啖趙纂例辨疑服其取舍之當然亦有未盡也徧觀宋代諸儒之書始於孫劉終於

趙呂其間各有所長然而不能一也比客京華北方學者言春秋專門亟稱敬先生鼎臣㳙惜其人之亡而不知其書之存也先生之從孫儼參知江西行省政事因是獲覩先生所著春秋備忘三十卷明三傳例八卷稽其用功次第見於自序弱冠受讀學之三十年而始著書年幾七十而修改猶未已前後凡五易稿總數十家之說而去取之其援據之博采覽之詳編纂之勤決擇之審至謹至重惴惴然不偶

易可謂篤志窮經者矣非淺見謏聞所能窺測也參
政屬予序其端竊惟春秋一經自三傳以來諸家異
同殆如聚訟今於衆言淆亂之中折衷以歸於一是
誠有補於後學徼之庸下有志於斯者亦得因先生
之所同以自信又得因先生之所異以自考遂不讓
而為之序先生諱銓易水人金朝參知政事之孫興
定四年登進士第主郟城簿改白水令值中州多虞
北渡隱處國朝訪求前代遺逸宣授中都提舉學校

官舊讀書大寧山下人號為大寧先生云

黄溍曰金之鉅儒大寧敬先生有春秋備忘久未及行於世暨入國朝先生之諸孫公儼以憲節來莅於婺橐其稿請張樞子長為校讐乃因近臣以聞而刻焉

續屏山杜氏春秋遺説

八卷

佚

張萱曰敬氏續杜屏山遺説從孫儼編内曲折辨論
扶持左氏罔敢訂砭為左設也

郝氏經春秋外傳

八十一卷

佚

經自序曰天之於人有所窮而後有所不窮窮者其
時也不窮者其道也是以聖人於易每申明窮之理
而輒繫之不窮於乾則繫之以坤於泰則繫之以否

於剥則繫之以復於既濟則繫之以未濟復為之言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則道之所以不窮者皆自夫窮而得之也昔者文王周公孔子孟軻嘗窮矣拘而演易變而制禮老不用而修六經尼不行而著七篇一時之窮萬世之不窮也故張籍嘗遺韓文公書勸令著書如孟軻楊雄以傳後文公謂古之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及貶斥去位始為原道等以左右六經

則古之聖賢之為書皆自夫憂患困阨窮而無所為而後為不窮之事業以自見於後也金源氏之亡朔南搆兵幾三十年上即位之元年始下武昌之詔詔經持節使宋諭以弭兵息民意而姦宄樂禍誣為欵兵拘於儀真之揚子院經之始入三十有八年矣歲在庚申至於甲子猶不見釋經之窮則固同夫古之聖賢矣而不德曹昧以自速戾其敢望於古之聖賢乎然而宋人以一國窮於天不以道窮於予也豈可

以人窮之而並天之不窮者而棄之以自絶哉河陽
苟宗道嘗受業於予時以書狀官從行於是五年之
間講肄不輟甲子春宗道請傳春秋之學且志其説
而無書以為據乃以故所記憶者為春秋外傳蓋自
三傳之外而為是不敢自同於三傳也以春秋正經
多不同乃為論次作章句音義八卷求聖人之意者
必探其本以為綱乃作制作本原三十一篇十卷春
秋一書義在於事必比事而觀其義可見乃為比類

條目一百三十篇十二卷三傳之說不同故聖經之旨不一乃為三傳折衷俾經之大義定於一凡五十卷卷首又著三傳序論列國序論一卷嗚呼窮於人而不敢自窮於天是以為是非敢妄意於古之聖賢之窮而亦為之書也其間訛缺謬戾者甚衆俟變通之日取諸書以考實之庶幾有成而見素患難之意云既具草以授宗道復為書此以冠首篇

又自序春秋制作本原曰春秋以一字為義一句為

法雜於數十國之衆綿歷數百年之遠而其所書雖加筆削不離乎史氏紀事之策而無他辭說是以聖人制作之意難爲究竟學者往往以私意觀聖人因其所書而爲之說其說愈肆其意愈遠其例愈繁其法愈亂卒使大經大典昧没而不明蓋不求其本源而徒用力於支流也夫大匠之作室必先定規模量其高卑廣厚閗架棟宇有成室於胸中而後基構則不愆於素聖人制作一經垂訓萬世又非一室之比豈

無素定之規模乎夫其經天緯地彰往察來始終先後本末原委有一定不易之經然後有一定不易之法自隱公至獲麟年雖遠國雖衆事雖多則若綱在綱有條不紊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在夫是也學者乃於條目之外事迹之下求聖人之旨難矣哉故必挈其綱持其要探其本原觀其規模遡洄從之然後順流而下則浩乎其沛然矣今自聖經之外求聖人所以制作之本原各從其類而為之說始於心法制

作次之言聖人制作之意不在於史氏之迹皆斷自聖心也其次言託始寓終之意其次言為經立名之意其次言即用魯史之意春秋之義以王道行王權以王權正名分也故又次之其法則變周制上以尊王室内以正魯國外以治諸侯故又次之春秋之中其事則五霸五霸桓公為盛故以桓公為首晉文次之秦穆楚莊宋襄又次之晉楚更霸而陳鄭叛服為中國之輕重故陳鄭又次之中國之衰吳越遂霸故

吳越又次之中國之所以微由夷狄之橫也吳越則
進於中國而夷狄則終於夷狄故夷狄又次吳越也
諸侯之衰政在大夫而春秋終矣故大夫又次之而
後舉其要義正其名號別其爵命辨其倫類定其次
敘而謹其始聖人始以心法變文制作至是則王法
成矣故終之以王法共三十一篇始為升天之階望
道之門耳或曰聖人制經無一字之辭說但一章一
句纔萬餘言而已吾子之說未嘗一說聖經而直於

其外為數萬餘言不亦滋蔓乎哉曰說於聖經之外不敢與經並乃所以尊經也夫聖人不必辭說欲後人之說之也說者不探其原是以語焉而不詳今探其原而為之說惟恐其不足而其義不備也夫豈多乎哉八卦之後重而為六十四而為之辭分而為三百八十四爻又從而為之辭其後聖人又以為未足又從而為彖象文言繫辭說卦等書於聖人之心猶以為未足也以聖人之言說聖人之經猶若是刼於

千載之下求之乎末流餘裔雖欲爲之滋蔓而不能滋蔓也故今之説每援易書詩禮以經明經庶幾見聖人制作之意云爾亦未敢謂之詳也

又自序春秋三傳折衷曰聖人之道大春秋之旨微由一世之事業著萬世之事業非研覆究竟精粗並舉本末具見未易學也在厄處危以來爲春秋作外傳以聖人之微意求聖人之大道不敢躐等循序而進乃自近者始故先定章句音義次爲制作本原比

類條目等一本諸經而不及傳尊經也然傳為經作經以傳著雖曰尊經傳亦不可廢也春秋以口授而寖失其傳雖大典大法公道正義具於書法之中各有所見而不沒其實原遠末分說者不一而羊亡於多岐則亦昧夫眞是之歸矣六經自絶於秦復於漢易書詩周禮禮記僅得其本文獨春秋有傳其傳皆出於聖人而不同非總萃鉤挍備為剖決徵諸大典大法以求夫真是之歸而定於一則聖人之經終不

能明矣夫傳之不同自夫傳平聲之不同也必推本傳之所自而後傳可一也仲尼於魯哀公十一年冬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周易而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乃作春秋十六年夏四月卒則其書之成歲月無幾當是之時聖門高弟從聖人在外遷徙往來多歷年所分仕他國札瘥夭昏漸以凋落蓋口授之際在夫曾參氏而已何者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於諸弟子年最富而其賢亞於顏氏故獨得一貫之傳而子貢冉

求終不聞性與天道夢奠之年一王之義必屬之曾子矣故曾子之學獨為正大以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為學之本則春王正月之義也一貫之道大一統之旨也推而為忠恕則予奪之法絜矩之道也以是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軻孟軻氏以其師說遂言制作之本曰春秋天子之事春秋無義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以是數語發明春秋之大綱

後之言春秋者皆莫出乎此其說有所自而然也惜孟軻氏凡而不目不著其傳而為之傳而使後之學者紛紛也自孟軻氏發明大綱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其書皆出於西漢而皆不著其傳為左氏學者謂為左丘明與聖同恥親授經於仲尼為經作傳丘明雖見稱於仲尼而顏曾諸弟子問答之際一不及焉而不厠於不及門十人者之列豈大經大法不授之顏曾之徒而獨授之丘明乎且其傳載易文

言詩三頌及孝經等皆仲尼晚年所作而經終孔丘卒傳終悼公十四年韓趙魏滅智伯事在春秋後二十有七年其作傳則又在於滅智伯後數年必不甫滅智伯而書之也如是則傳之成在仲尼没後四五十年之間耳大率以七十年計之則丘明見稱之日年甫十六七聖人與之並稱名以為同恥則賢於顔曾遠甚賢於顔曾而稱顔曾者屢顔曾問答之際相稱道又屢而不復一及丘明諸弟子記注之書如論

語曲禮檀弓等及孟軻荀況諸子之論說亦不一及馬按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謂孔子之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魯君子左丘明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則口授其傳指者七十子論其說而成書者丘明也則丘明論七十子所傳之語耳非親授經於仲尼也先儒謂邱明殆先賢老彭之流故聖人尊之如此是巳藝文志謂左丘明魯史也杜預序謂丘明身為國史躬覽載籍亦是巳蓋左氏魯左史世掌策

書故以左為氏如漢倉氏庫氏之類仲尼没傳其經於諸弟子之間而在七十子之列以其史策為經作傳故事見始末而多得其實焉劉向别録謂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此必有所自然亦可見曾子之傳為不易也申曾子之子起曾子之門弟子也夫論語曲禮檀弓曾子問大學中庸等皆出於曾子之門人樂正子春曾元曾申之徒為之記録而子思孟軻傳之也豈大經大法不傳之於曾子而傳之於丘明乎劉

向所錄蓋丘明上有曾子字而失之矣春秋所譏多父子夫婦淫逆之事故不能親授之子使丘明輩轉相傳之申曾子之子而受春秋於丘明曾子於諸弟子年最少則丘明又少於曾子其學出於曾子無疑也嚴氏春秋又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此尤妄焉者也聖人修經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豈與其徒公然如京師探天子之史而

覩之以讖貺當世必不然矣聖人修經高弟如曾閔文學如游夏而皆不與豈獨與丘明共之乎親授傳旨猶不敢與又況與聖人同時並修分為經傳乎故此為尤妄焉者也為公穀之學者以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閔因序云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遂謂公羊高穀梁淑受經於子夏彼皆漢興以來讖緯曲說豈可以為按夫聖人修經子夏以文學稱使

之從周太史請求記錄與魯史左驗卒成其書事或有之謂春秋之義授之商而商傳之公穀二氏而為之傳則未敢以為然也而公羊氏於昭公二十五年稱孔子者一文公四年稱高子者一莊公三十年稱子司馬子者一閔公元年稱子女子者一隱公十一年定公元年稱子沈子者二莊公三年二十四年僖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稱魯子者五穀梁氏於桓公三年十四年僖公十六年成公五年昭公四年

哀公十三年稱孔子者六定公元年稱沈子者一隱公五年桓公九年稱尸子者二桓公三年稱子貢者一襄公二十三年稱蘧伯玉者一公羊氏終篇非惟不及子夏但稱孔子者一而孔門高弟皆不及馬穀梁氏亦不及子夏而稱孔子者六稱子貢者一而其餘高弟亦皆不及馬夫加子於上者辟聖人直稱子也直稱子尊而師之也故公羊氏之稱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與自稱子公羊子皆其師友也其稱高

子與穀梁氏之尸子沈子等皆其師也故尊之與孔子同穀梁氏於隱公五年自稱曰穀梁子而上不加子穀梁氏之門人尊稱之也其蘧伯玉則記孔子之時賢大夫之言亦著其師之所授者也獨公氏稱曾子者五與孔子直稱子同則著其師之所傳故推尊之如孔子亦如孔子既沒門弟子之稱有子師事而尊稱之也既尊之又屢稱之豈非本其所自而樂道之歟孔門之高弟一不及焉語孟傳注無所謂曾

子者而屢稱焉故疑魯為曾曾魯之文相近傳冩之誤
遂以曾子為魯子昔人辨古文之差以魚為魯此豈
非誤曾為魯乎且公羊氏於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
弑君之傳以樂正子春為説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
則魯子為曾子無疑也左氏則言授之曾申公羊氏
則屢稱曾子穀梁氏言子貢而不及子夏葢左氏公
羊氏皆出曾子而穀梁氏受之沈子尸子之徒沈子
尸子之徒則受之曾子也二氏之傳出於曾子非出

於子夏明矣三傳之傳皆本之曾子故其傳正左氏之傳本自史臣是以序事精博麗縟典贍而約之以制使聖人筆削之旨有徵而可按公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爲之傳故其文約其辭切其辨精反復詰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由曾子而來轉相授受其人不能皆如子思是以不及孟軻氏之醇而其說亦有戾於聖人者故春秋之旨由三傳而得者十六七由三傳而惑者十四五西漢以來專門授受言左氏

者黜公穀言公穀者黜左氏互為短長相與訐擊至於師弟異而父子不同文辭枝葉户牖穿鑿末流散殊涇渭淆混始則一經而三經末乃三傳而百傳左氏之學至晉杜預始為集解而一以左氏義例典禮為本不雜乎他以遏衆說公羊氏之學最盛於漢董仲舒發明大旨至東漢何休為之注以明所得雖遠探力窮而推演圖讖反有累夫傳者穀梁之學亦盛於漢至晉范甯為集解並采何杜且列諸家取其所

長以釋經傳示不敢專三傳之學始定著而紛更之流少殺矣唐興孔穎達等為六經作疏乃取三家之注以疏三傳而穎達為左氏經傳作疏而不取公穀氏其同僚楊士勛疏之遂行於世然其學終莫能通而聖人之意散一王之統分眞是之旨終惑而莫能解雖然由三傳以學春秋如岷山導江雖别為沱為九為東為中北支流餘裔汎入洞庭彭蠡要之發源注海而朝宗者不外焉三傳之説雖不同要之出於

聖人之門而學有所自終不外聖人之書法自王通為三傳作而春秋散之言而盧仝輩遂謂三傳當束高閣而獨抱遺經陸淳啖助趙匡等因之遂創為之傳自是春秋之學不傳於三傳矣宋興以來諸儒疊出各為作傳以明聖人之旨莫不自以為孟軻復出而其義例殆皆不能外乎三傳而每以三傳為非夫聖人不欺天下後世作為六經確然如乾隤然如坤易簡示人而天下之理得故本諸易以求其理本諸

書以求其辭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禮以求其制本諸語孟以求其説本諸大學中庸以求其心本諸左氏以求其跡本諸聖人之經以求其斷則春秋不我欺也不我蔽也聖人之意可見而三傳之傳之自之本之差得矣今於聖經下各具三家之說以左氏為按故先之且變其錯經之體各類於本經下使即經以見傳以公穀二氏為斷故公羊氏次之而穀梁氏又次之其傳故各附經後因之而不革杜何范之注

則或去或取各見於本傳下從而為之說先辨經之不同者而次及於傳三家之說同於眞是則同眞是之皆失其義則皆是正之一得而二失則一得而二失之二得而一失則二得而一失之不純任傳而一以經為據使不相矛盾而脗合於經庶幾聖人之意因三傳以傳三傳之學不為諸儒所亂而學者知所從不茫然惑惶以自亂名曰春秋三傳折衷俾三傳而為一傳折之以義理之至中歸之於義理之至當

有萬不同貫而一之俾萬世之事業不外乎萬六千言之文學者不復竊三傳以自私名家而復厚誣之也僭妄之罪固無所逭為道受責亦自甘心焉爾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三